

西/人/中/华/西/南/行/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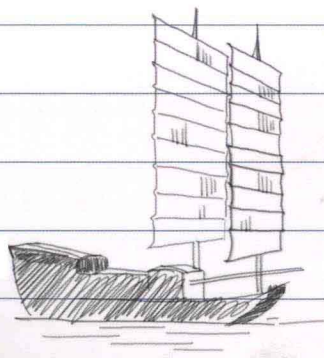
马嘉理行纪

The Journey of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英] 马嘉理 著

[英] 阿礼国 编

曾 嵘 译



西人中华西南行纪

马嘉理行纪

*The Journey of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英] 马嘉理 著

[英] 阿礼国 编

曾 嵘 译

中国地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嘉理行纪 / (英) 马嘉理著 ; (英) 阿礼国编 ; 曾嵘译. -- 北京 :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13.7

(西人中华西南行纪)

书名原文: The Journey of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from Shanghai to Bhamo, and Back to Manwyne

ISBN 978-7-5031-7934-1

I. ①马… II. ①马… ②阿… ③曾… III. ①历史地理 - 西南地区 - 清后期

IV. ①K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564 号

策 划 鲁西奇 卜庆华

责任编辑 赵 彬

审 校 卜庆华

出版审定 朱 萌

装帧设计 方 芳

地图插图 鲁西奇 姚维娜

排 版 杨济瑜

出版发行 中国地图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白纸坊西街 3 号 邮政编码 100054

电 话 010- 83543926 网 址 www.sinomaps.com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成品规格 220 mm × 169 mm 印 张 14.25

字 数 18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 定 价 36.00 元

书 号 ISBN 978-7-5031-7934-1 / K · 4507

审图号 GS(2013)828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



曾嵘

曾嵘，ACCA（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CISA（美国国际信息系统审计师）。1969年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199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曾就职于国家审计署驻昆明特派员办事处，现供职于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从2003年至今，业余翻译并发表了各类作品逾百万字，主要包括2004年翻译出版的《美国豪门家族传记译丛——方达家族传》、2008年翻译出版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精要》、2010至2012年分别于《译林》杂志翻译刊载长篇小说《暮色将近》、《死而无哀》等。

Edited by
Rutherford Alcock

THE JOURNEY OF AUGUSTUS RAYMOND MARGARY,
FROM SHANGHAE TO BHAMO, AND BACK TO MANWYNE

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76

根据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76年英文本译出

内容提要

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华帝国的大门洞开，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对中国境内的自然地理、人文社会的考察和观察所留下的文献记载，向来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大众较普遍的关注，也得到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专家的重视。“马嘉理事件”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历史事件，也使马嘉理成为历史名人。本书收集了马嘉理在中国学习、工作时期的书信、日记和考察工作日志，特别是他奉命“探路”，从汉口出发沿长江上溯，再穿越贵州、云南进入缅甸的行程中所写的详细日志和书信，对于我们了解一百多年前中国人的习俗、观念和某些社会现象很有价值。

本书可作为历史、地理、文化领域专业人士的研究参考资料，也适合对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文化感兴趣的大众阅读。

《西人中华西南行纪》译丛

出版说明

19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中华帝国的大门洞开，西方探险家、传教士、商人以及旅行者纷纷来到中国，其踪迹所至，遍及各地。从东南沿海的海港渔村，到西南边疆的热带雨林；从京师的宫殿书肆，到西北的边塞卡伦；从黄浦江畔的十里洋场，到香烟缭绕的布达拉宫，到处可以见到异域来客的身影。

进入中国的西方人，或身负探险、开辟商路之任，或献身宗教、志在传播“福音”，或秉承其国家意旨、肩负重要使命，或向往异域文化、决意探奇索隐，且大都禀性坚韧，意志坚强，故留下颇多有价值之记录。这些记录，或以西方人之知识体系与近代科学方法，观察中国之自然、人文与社会；或以异域文化与信仰之观念，凝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文化与信仰；或以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重要事件之当事人身份，叙述事件发生之经过及身处其间之感受……无论其所记内容属何方面，亦无论记录者对于中国与中国文化是否持有“同情”之态度，今日观之，凡此记录皆弥足珍贵之资料，或可补充中文记载之缺失，或得窥知前现代背景下中西文化之冲突碰撞之若干侧面，或得明晰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内地社会生活之某些层面。

当然，由于长期以来的文化隔膜，以及西方人初入中国，远未能深刻准确地认识中国文化，而且很多来中国旅行与考察的西方人在中国居留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他们记录下来的，或仅是浮光掠影式的一瞥，或不过是一些道听途说之词，或者只凭一点粗浅认识即信口开河，妄作解人，而其中不免程度不同地显示出文化霸权与民族歧视的态度。以今日之眼光观之，这些记录所反映的民族狭隘与时代局限，是显而易见的，相信读者会有足够的智慧辨识并给予批判。

西方人在中国境内之考察、探险、旅行与生活，及其所留下的文献记载，向来受到学术界与社会大众较普遍的关注。盖此一方面不独可见不同文化的冲撞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拒斥、彷徨、向往与奋进，故得到中国近现代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领域之专家的重视；亦因其展示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群体在交汇之初的千姿百态，故亦受到社会大众之青睐。或正因此故，早在 19 世纪 80 年代，即有译介西方人在中国行纪之举。近 30 年来，有关近代西方人中国行纪的译介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已译介之近代西人中国行纪约有 70 余种）。观已有之译介，就其所涉地域而言，多集中于华东（特别是上海）、华北（特别是北京）、华南（特别是广州）地区，西人在中国内陆腹地的行纪则较少。因此，本丛书主要译介晚清至民国初年西方外交人员、探险家、商业人员及科学家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旅行、探险与考察活动所留下的记录，重点放在对中国内地的地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观察、分析与认识。在作者的选择方面，主要选择职业外交人员、商务人员及科学家、探险家的考察记录，以突出其科学性与系统性。由于原著都是 100 多年前出版的，作者也都是外国人，因此原著中对中国之地名、人名的拼写都与今日之拼写形式不同，有些历史地名演变后的归属已难与今日之行政归属完全对应，有些小地名在今之何处或与今地名之对应关系也尚待进一步考证；书中的计量单位不是英制的就是中国市制的，有些计量单位早已停止使用，其与今日之法定计量单位的换算关系也难以说清。因此，对于公众不太熟悉的中国县级及其以下的地名和外国地名（国名、首都名、省名除外）首次出现时括注了原文拼写，以方便有关学者进一步研究考证，也方便有兴趣阅读原著的读者检索；在人名第一次出现时，通常使用音译的方法；对于计量单位的处理，凡是与现今的法定计量单位有换算关系的，皆在第一次出现时，加脚注说明其换算数值；但由于“气温”的华氏度与摄氏度的换算关系较复杂，故在首次出现时给出换算公式，以方便读者自行换算。

此外，书中涉及大段引用他人的文字或属于原著编者的说明性文字，皆用另一种字体编排。

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在书目的选择、译著学术价值的评判等方面，都可能存在考虑不够全面的地方；各书译者虽然都是专业的历史研究与翻译工作者，翻译各书也都尽心尽力，但难免仍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2012 年 12 月

译者的话

相信大部分人听说“马嘉理”这个名字，都是从中学的历史课本上，混杂于所有为了考试而需要背诵记忆的各种年代、事件之中。因此，当我由于翻译本书而向周围人们问及关于“马嘉理事件”时，通常要讲到由之引起的“烟台条约”，才能在大家脑海中浮现出中学课本的一点模糊记忆。

对我来说，由于偶然的机缘接触并翻译马嘉理的日记，以及他生命历程中最后几年的家信，让历史书上这个单调死板的名字，逐渐在眼前清晰凸显而成为栩栩如生的鲜活人物。

马嘉理于 1846 年 5 月出生于印度，并于 1867 年 3 月，以不满 21 岁的年纪来到中国，直至 28 岁生命终结于中国云南的一个边境山寨。其间，仅返回自己的故乡一次。在中国的七年间，他不仅掌握了中文这门古老深奥的语言和文字，能在旅行途中，抱着令我们现代人也觉得头疼的竖版大部头了解我们的历史，而且，足迹遍及北京、福建、台湾、山东、上海，并上溯长江，深入当时鲜有外国人进入的蛮荒之地：贵州和云南，并出境到达缅甸，目的是为英国寻求西南的通商之路。

幸亏在这七年间，他留下了丰厚的家书和日记，才能让我们今天有机会，能从一个百年前西方人的眼睛里，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同时，也能从这七年间的书信和日记中，感受一个年轻生命的成长，体会他从顽皮到成熟，从青涩到为追寻理想而不畏艰险的历程。

马嘉理当时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肩负着作为英国人了解中国状况的“间谍”作用，工作性质加上自身广博的兴趣，让他的日记和书信呈现出庞杂的内容，涵括广泛，记录了大量当时中国的民风民俗、政治背景和事件、天气、建筑、风景、矿产、地质、地理甚至服饰状况，等等，再加上其个人的观察角度和理解分析，读来毫不枯燥，很多信息，不仅具有史料价值，

对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历史，也具有非常的益处。

这些内容中值得一提的，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给一个年轻女性 F.E.R. 的信件，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翻译过程中我不禁预设这是他心仪的女友，这些信件常常连续几天不停笔，连篇累牍，其中 1874 年 2 月的一封信超过万言。而那样密集信件的热情之下，仔细阅读其文字，却不见任何小儿女情绪，其中最流露情感的字句，也仅是他死前 20 天的如下短信：“刚收拾完东西，命令说明天一早启程……驻地异常简陋，暴露在夜晚的空气里。我此刻席地而坐，在锡桌上给你写信。”

个人无法选择历史，也无法选择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嘉理到底因何而死？具体过程如何？他所热忱追求，以之为实现理想手段的西南之行，到底具有怎样的价值和意义，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们眼里，均会折射出不同的推理。作为当代中国人，读着这些百年前的文字，我们既对清政府时期内忧外患的国家忧心，但从人性的角度，也并非不能体会马嘉理在自我设想的理想中努力执著的艰辛。也许，还能更加理性地分析这历史事件背后，能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思索。

作为他死后由当时曾担任英国驻北京公使的阿礼国结集出版的书信日记录，本书的编撰也具有鲜明的西方特点，值得一提。我们会有趣地发现，本书的《前言》和《跋》中对他本人和他奉命穿越中国内地赴缅甸探路最后遇难这件事的评论有很大差别，《前言》中的他，是形象高大、为国捐躯的英雄和勇士，而《跋》中则充满对死于政治、经济利益的牺牲品的他的无比同情和遗憾。这些评注加上马嘉理自己的文字描述，让这个单一历史事件，呈现出多彩的视角，也提醒我们每一个读者，对任何历史事件的解读和理解，不能陷入简单偏颇。

此外，由于本书同时包含了书信、官方日记和私人日记，部分内容存在着由于时间重叠

而导致对类似经历的重叠描述等情况。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尽力将书信中的文字尽可能翻译得活泼、流畅、生活化，而对官方日记则尽量采用贴近当时时代感的文字方式来表现，也希望以此方式，为读者营造出百年前的氛围，以增加读者对照阅读的乐趣。

还需要提醒读者的是，由于他的部分书信是在旅行或舟车间歇时挤时间书写成的，常常无法一挥而就，因此，难免在描述的时序上有些微混乱之感，或时常记录下一闪而过的所见所想，有时稍显逻辑不够严谨，希望这一不足，能帮助我们更真实地还原马嘉理书写时的“现场感”吧。

作为一本有关历史的译作，书中的人名、地名、官员职位等皆非我之长项，若没有厦门大学历史系鲁西奇教授的细致校对和帮助，本书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也要感谢翻译过程中帮助查找资料、一直支持我的朋友李丁，以及不断鼓励我的亲人们。此外，特别需要感谢中国地图出版社编辑们的耐心校阅，才能让本书终于以这样的面貌呈现给读者。

曾 嵘

2012 年 12 月 25 日于北京

序 言

马嘉理小传

经英属缅甸最高专员、尊敬的阿什利·艾登 (Ashley Eden) 先生于一年前提议、索尔兹伯里侯爵 (Lord Salisbury) 任命，1875 年 1 月，柏郎上校 (Colonel Browne) 带领一个英国使团到达缅甸八莫^[1](Bhamo)，准备开拓意义深远的印中陆路贸易通道。印度政府很早就意识到重新开启这一路线的政治和商业重要性。

早在 1868 年，司拉登少将 (Major Sladen) 就率领一个探路队穿越缅甸边境，到达中国云南省的腾越州^[2](Momien)。但遭遇当时正为争夺云南控制权而战的朝廷和回民的双重嫉恨和反对，不得不无功而返，未能深入腹地。

这一内战历时 19 年，将壮美的中国西部省份隔绝在外，直到 1874 年才以回民起义的全面失败而告终，皇权的威信在靠近缅甸的边境地区重新建立。印度政府立刻抓住了这个重新浮现的新机会，为此，英国政府派遣柏郎上校带领使团从缅甸穿越中国境内前往上海，安排向导保证其安全，并在此前就从北京政府取得了相关护照^[3]。

[1]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原文，本书除了对外国地名（国名、首都名、省名除外）首次出现时括注了原文拼写，同时还对大家不太熟悉的一些中国县级地名或小地名也括注了原文拼写，但这些中国地名的原文拼写与我国现行的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不同，请读者不要误解。另外，有些旧地名与今地名的对应关系有待进一步考证，故括注原文也是为了方便一些专业人员的查考。——译者

[2] 即今云南省腾冲县。——译者

[3] 至于是否对中国总理衙门全面、公平地解释了这一使团的目的，见最后一章阿礼国先生的慷慨说明，我们在此暂且不论。

为了让西部各省的官员们了解清楚，这一使团属于中国首都及太平洋沿岸各通商口岸均已熟悉的国家，英国驻北京大使决定派遣一位官员，穿越中国到西部边境迎接该使团。为此，挑选前途无量的青年马嘉理承担这一责任重大的危险任务，他当时正在英国驻华使馆领事处供职，已在中国生活了6年，精通汉语，熟知当地习俗。

马嘉理于1874年8月23日离开上海，并于9月4日从汉口启程。这就是当时印度政府有关他行程所获取的全部信息，此外一无所知。正如他自己所说，他随即陷入长达6个月的黑暗之中，甚至无法预知自己能否成功、能否及时抵达边境。为防不测，领事处同时派出能接替他担当翻译工作的官员阿连壁 (Clement Allan)，走海路前往仰光。

当使团在八莫驻地获悉马嘉理已顺利完成使命并抵达曼允 (Manwyne) 时，他们尚未做好从八莫出发的准备。两天后，亦即1月17日，马嘉理到达使团驻地，向柏郎上校报到。

曾在1868年探路队中担任过类似职务的使团随行博物学家安得逊博士 (Dr. Anderson) 这样写道：“可以想象，我们怀着怎样的心情恭贺这位自称是成功穿越未来商贸路线之第一人的英国人。当我们听他说起那艰难而成功的旅程，说起凶神恶煞地镇压过回民起义的著名云南副将李协台要求沿途官员接待他，对他表现出的礼貌时，我们心中充满了热切的期盼……缅甸人更是对他既惊异又羡慕，因为他们从未想到驻中国的英国官员的中文说得如此流利，筷子用得如此自如，对中国礼仪了解得如此详细。”^[1]

因此，八莫的居民，上至官员，下至百姓，都急切地期待他，欢迎他，想看看这个出乎意料从北京来的官员。人们为他举办欢庆的招待会，使团出发前几天，他成了当地人关注的

[1] 见安得逊的《从曼德勒到腾越州》第307页。

中心人物，他开朗、乐于助人的天性也赢得了柏郎上校一行对他的热忱和敬意。

使团遭到袭击后，安得逊博士回想起当时的情形，这样写道：“我很想记录下这种痛失所爱的深切哀悼之情。我们之间的交往虽然短暂，但所有人都非常尊重他，对他怀着热忱的情谊，我们不仅为自己的祖国过早失去了这样一个前途无量、卓有才华的儿子痛惜，也为自己失去了一个亲爱的老朋友深深哀悼”。^[1]

2月初，使团从八莫出发，在一队人马的护卫下于2月18日到达缅甸边境最后一个边防站，该边防站位于纳坡(Nampoung)山谷，深谷狭长，密林覆盖，树上处处藤条悬垂，此地是中缅分界线。这时，有人报告说前方危险，据说占据边境周围野山的克钦部落，在云南此地主要城市曼允辖内的首个边境小镇省伦寨(Seray)当局支持下，已经聚集大队人马，打算阻止使团前行。于是大家坐下讨论，马嘉理十分轻视这些传言，说自己曾独自安全穿越克钦山(Kakhyens)，省伦寨及曼允官员均认识他，因此他愿意先行一步，查看真实情况后让人报信，再做下一步决定。大家接受了他的提议，于是他准备出发。当天下午，山对面不断传来锣鼓铙钹之声。从山上俯瞰，能看见树木掩映中的克钦部落，但这些并没有影响最后的晚餐气氛，饭后大家聊天直到深夜，满怀对使团未来的期许。

2月19日一早，马嘉理没带护卫直接过境，只带了整个行程一直陪伴他的中国秘书和仆从随行，外加几个缅甸赶骡人。第二天早晨使团收到他的报告，说已安全抵达省伦寨，受到良好接待，目前已赶往曼允。使团缓慢随行，于21日到达省伦寨，却再没接到进一步的消息，但能明显看到，省伦寨的土司及人马已全副武装，使团听到越来越多的关于对方正满怀敌意进行准备，以及他们目前处境危险的传言。22日清晨，袭击爆发，使团营地被荷枪实弹

[1] 见安得逊的《从曼德勒到腾越州》第450页。

的队伍团团围住，此时，在曼允的缅甸人给护卫头领带信说马嘉理已于头天遭到残杀。杀戮者还重金贿赂缅甸护卫，要求其撤退，方便他们只杀“外国鬼子”。若不是这些护卫坚决拒绝，若不是 15 个锡克人勇敢地组成人墙，英国使团大约也会遭遇马嘉理的命运。就这样，经过了整整一天艰苦卓绝的战斗，使团才在傍晚时分撤出省伦寨，带着辎重，重新越过国境，仅有 3 人负伤。到达八莫后，人们四处打听马嘉理被害的细节，但所获甚少。最可信的说法来自一个缅甸人，他说 21 日上午曾见马嘉理在曼允街头漫步，时而有中国人相伴，时而独自一人，此人说马嘉理应一些中国人的邀请骑马去城外温泉，但一到城外，他就被这些人从马上猛击而下，随后被长矛刺中。

就这样，从缅甸派出的第二个英国使团的使命再次中止，那些日子里我们最为之骄傲的、英国人民的卓越儿子马嘉理的生命和职业之路也随之凋零。岁月流逝，英国对世界的特殊贡献越来越清晰，这个国家常常身不由己，甚至有悖于自己的愿望，不断接受一个个使命，到世界上最渺无人烟的蛮荒之地，身处野蛮或半文明的种族中间。不到一年，这种使命不仅一如既往地紧迫，而且从四方扩展开来。这是责任的召唤，来自最古老的魂灵，来自人类的家园，时而从印度、中国、阿拉伯和马来半岛传来，时而从神奇的太平洋岛屿传来，时而从野性未驯的、广袤的中南部非洲传来。它有时是被压迫人民有意识的呼喊：“快来帮帮我们吧”，有时则是对我们身处其间无法后退之地的动荡或恶行的无意识控诉。不论起因何在，不管如何形成，这集结令上一定写着“一往无前”几个大字。这种召唤，不管再急迫再苛刻，总能召唤到那个特定的个人，不管是传教士、士兵、商人，还是旅人，时刻准备着为祖国及其使命奉献自己，简单、乐观、毫无保留地行动，从来没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凡或超越了任何普通英国人在同样情况下会做的一切，我们在英国读到、听到他们的丰功伟绩，脉搏随之跳动，眼眶为之湿润。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多少人安静地出列，在这个世界混乱的收割季

节，收获了如此高尚的果实？这里所说的“高尚”，不是说他们的个性高尚，或者权利或职责的高尚，而是他们为所从事的事业尽其所能，甚至付出生命的这一事实。这块土地将永远为这条闪亮珠串上书写的英雄名字而自豪，这些帕丁森们、马根济们、古德英纳夫们、马嘉理们，他们的事迹广泛流传，拯救了一代因富裕和奢华而变得懒惰而自私的年轻人，在他们耳边一遍遍回响着古老的训条：“生命苦短，英名永存”。

本书就是想用他自己的文字，在他自己的同胞面前，讲述这无比荣耀的故事。书中的日记和书信并非完美无缺，我们不时会发现一些迄今为止无法弥补的缺失，因为相关材料和其他与中国有关的手稿一直随身带在他的行李之中，在他遇害时全部散失，已无法获得。但所幸那只是很小的部分，无损这个简单故事的鲜活和魅力。我们一边阅读这些文字，一边想到故事的结局，心中不禁充满了怜惜。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领会他从上海横跨中国南部直到缅甸八莫的旅程，我们确实应该对这位旅人多一些了解，而不仅仅阅读他生命中最后6个月的历史。下面，我将为大家简单勾勒出他的早年，希望能达到这一目的。

奥古斯塔·雷蒙德是马嘉理少将的第三个儿子，于1846年5月26日出生于印度孟买的贝尔高姆(Belgaum)，他从小脾气温和、聪明沉着、天资聪颖、个性坚定(尽管在热带度过的最早几年里他没有老师，仅有母亲陪伴他)，9岁时他被送往法国读书，和同龄的英国孩子相比，他过得悠然自得。在法国时，他一直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并对他们给予他的爱和照顾念念不忘。他与自己的叔叔——诺福克郡斯沃菲尔德(Swafeld, Norfolk)的教区长，生活了一段时间，在这里念北沃尔瑟姆(North Walsham)文法学校，然后与三个兄弟一起，被送到布赖顿(Brighton)学院待了七年。

如同以后的岁月一样，在这里他就非常珍惜光阴，努力学习，拼命玩乐。老师和同龄的

男孩子们都对他又爱又敬。一个老同学这样评论：“在布赖顿学院时就能看出他成年后所具备的那种独特的高贵品质。不管干什么他总是名列前茅，我还记得他游泳非常棒。”在学校里他遇到的最大事件是得了脑膜炎，因为他和一群同学与镇上的人发生了斗殴，他的头上挨了一下，他在此后一生中不时被其后遗症困扰。

关于这场斗殴，校长格里菲斯 (Griffiths) 博士给他的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听说您儿子突然去打架，心中竟然觉得安慰，因为这让我感觉到他其实是个普通的小男孩。而我之前从没发现他犯过任何错误，当然毫无疑问，他和我们所有人一样，都会犯错，只不过这些错误从没表现出来罢了。他能力超强、性格开朗、学习努力、操守良好，所有这些特点让他成为一个最受欢迎的学生。我相信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都衷心为他的平安祈祷，以目前的情况看，他很有希望恢复健康。

他在这个阶段给父母写的信件充满了浓厚的情感，表达了自己很想利用机会好好学习，报答母亲关爱，听从母亲细致忠告的愿望。

在布赖顿学院时，他已经在心里筹划了自己的大学之路，但他反复思量 and 不断为别人考虑的性格特点，让他在谈及这一想法时，从来都将兄弟们的愿望放在前面，视同自己的期望一般不断在父母面前提及，这是一种在那个年纪的男孩身上很不同寻常的敏锐判断和温柔感情。随便读几封他写给父母的信，就足以看出这些个性特点。

布赖顿学院，1862 年

最亲爱的母亲：我面前放着您写来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让我觉得很不开心。任何时候，当我做了错事，想到这件事可能让您不高兴，尤其当我感觉